

重巒疊嶂之下的低地，密林濃霧所包圍之處，正是鬼淵的所在地，血鬼一族所聚居的村落。

今日正是大當主之妻誕下孩兒的日子，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掛上了代表喜慶的紅燈籠，祈求當主之妻與其孩子平平安安，在眾人的期盼下主家本殿響起嬰兒的哭啼聲，殿外的村民掉下喜悅之淚，歡天喜地互相擁抱。

原本是多麼值得慶祝的日子。

直到第二把哭啼聲響徹雲霄，天色貿然轉黑，烏雲吞噬了日光，冰冷的雨澆熄燈籠的燭火，雷聲撕裂了天空，助產婆抱著血淋淋的初生兒，雙手顫抖著，臉露憎惡的神色，恨不得將脆弱的生命摔在地上。

而她亦付諸行動，將嬰兒往地上摔去。

然則片刻的死寂後，雙子的哭聲伴隨雷聲的附和，再一次在密閉的產房迴響。

在場的人面面相覷，從憎惡變成恐懼，他們懼怕一個連螻蟻都不如的初生兒。

雙子乃是大不吉，必須除去其中。

否則大孽將降臨鬼之淵。

「啊啊啊啊呀——！！」女孩慘絕的悲鳴無人聽見，無人關心，她在村中彷彿不曾存在過，連親生父母亦從不正眼看過她。

女孩渾身鮮血倒在刑台上，只殘存微弱的呼吸，對其的刑罰已實行了七年之久，絞刑、油鍋、溺死、服毒、凌遲，各種慘無人道的死刑都殺不死女孩，漸漸人們開始懼怕她的存在，敢於對她用刑的劊子手愈來愈少。

急速的腳步聲與驚惶的呼救聲漸遠，女孩又若無其事地爬起身來，任由血液流逝，抓起破舊的衣服披在身上，踏著血泊走出陰暗的牢房，刺眼的陽光使她睜起了眼，已經被關在牢房幾天了？

一個星期？半個月？一個月？還是更加長遠的時間？
被困在漆黑之中連時間都靜止了，一秒就像是一年那般長久。

陽光的溫暖使她的皮膚感到炙熱，就好像是被滾油潑灑，指尖輕撫過殘破不堪的皮膚，被燙傷的表皮還未完全長回來，反覆地發炎潰爛，在同一個傷口施加痛楚。

施著殘破的身軀來到灶房，家政婦正忙於準備今日的午膳，飯香味使小女孩的肚子咕嚕咕嚕地叫，她已經幾天沒有吃過正餐了？她打從出生一開始就沒有吃過。

承載世間萬物的惡，作為容器的女孩連活著也不被容許。
可她連死去也不被容許，真是矛盾，世人不想她活著但她偏偏死不去，不管是多殘酷的刑罰也無法奪走她的性命。

女孩的目光停留在蒸籠上，隨後默默地轉身，打算晚點再來看有沒有剩飯。此時小巫女從她的身邊越過，潔白的衣服沾上了血染，掛著天真無邪的笑臉，抓著家政婦的衣袖撒嬌。

「吶吶！嬌嬌！燭想吃菓子！現在就想！」

「不行啊，小姐。等等就到用膳時間了……」

「哎呀！小姐，您的衣服怎麼弄髒了！」

家政婦緊張地抓起被沾污的衣料，那可是代表純潔的制服，怎麼可以有任何一點的瑕疵？怒目瞪向倒在地上的女孩，嚴厲地指罵與踹蹬猛踢，「骯髒的崽子！都是你把厄運都帶給小姐！」

沒有憐憫，沒有慈悲，面對巫女與女孩判若兩人。

「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」

在旁的小巫女欲伸手阻止，但被年輕的家政婦阻止了，眼神沒有一絲的溫度，言道：「小姐，面對低賤的崽子不需要善心。」

「它不應該誕生在世上，它的存在是小姐的絆腳石。」

「乖，小姐是不是想吃菓子？奴婢為您做菓子。」

注視小巫女時雙眼充滿了慈愛，她可是鬼淵的小巫女，深受大家喜愛的小巫女。

她是善的代表，而它是惡的容器。
明明她們是雙子啊。

小巫女被帶離現場時，她回首望向被凌虐的女孩，目中的不解與困惑逐漸消逝。